

攻打东大营纪略

——兗州战役外围战片断之一

李振生 口述

申登麟 整理



李振生同志近影

1948年夏，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了津浦路中段（济南—徐州）攻势作战，著名的兗州战役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部分。当时，我们鲁纵奉命参加了这次战役。

那时，我在鲁纵四团一营担任教导员，营长是王三彩，副营长孙传勋。我营辖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。一连连长仕学忠，指导员冯宝珠，副连长张启礼；二连连长王贵武，指导员陈迺

贤，副指导员赵瑞海；三连连长程××，指导员范奎升，副指导员冯志贞；机炮连连长刘志刚，指导员李振海，副连长毕方利。

在兖州战役之前，我们这支部队于同年4月参加过著名的昌潍战役；五月，挥师南下，向兖州进发。途经泰安时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。会上，首长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全国及山东战局的大好形势：自1948年以来，蒋军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，已由“全面防御”转入“重点防御”，企图以精锐部队为核心，兵力靠拢，猬集一团，固守战略重要点线。但是，由于我军积极主动地进攻，致使蒋军被动挨打，迭遭失败。因而，敌人士气低落，军心动摇。在山东境内，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，在许世友、谭震林等首长领导下，已收复了绝大部分土地，占领了胶济铁路，迫使敌人不得不收缩到津浦路中段及青岛、临沂几个城市中，妄图进行垂死挣扎。

会上，首长对我军攻打兖州的意义和部署作了较详尽的讲述：为配合外线兵团的开封、睢杞战役（豫东战役），我山东兵团主动发起了津浦路中段攻势作战。兖州坐落在济南至徐州之间的津浦线上，素有鲁西南门户之称。从这里可以

南下徐（州）蚌（埠），北取济南，东窥沂蒙，西瞰济（宁）菏（泽），从古到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对这次战役，我军将采取“围城打援”的战略，力图引诱济南、徐州的敌军赶来增援，以便在途中将其消灭；然后，再一举攻下兖州，拔掉山东腹地的这颗“钉子”，切断济南、徐州之敌的联系，使困守济南的敌人更加孤立，成为瓮中之鳖，进而将其全歼，以达整个山东彻底解放的目的。

同时，首长还指出了兖州战役的胜利条件：在政治上，我军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，所到之处，箪食壶浆，结队相迎；我军经过“诉苦”、“三查”的新式整军运动，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，士气高昂，对解放战争充满了必胜信心。在军事上，我们编制健全，兵强马壮，粮弹充足，而且拥有相当数量的重型武器，具备了打攻坚战的经验 and 能力。而敌军兵力、物力不足，其“重点防御”实际上已成为孤军作战。总之，我们已由劣势变为优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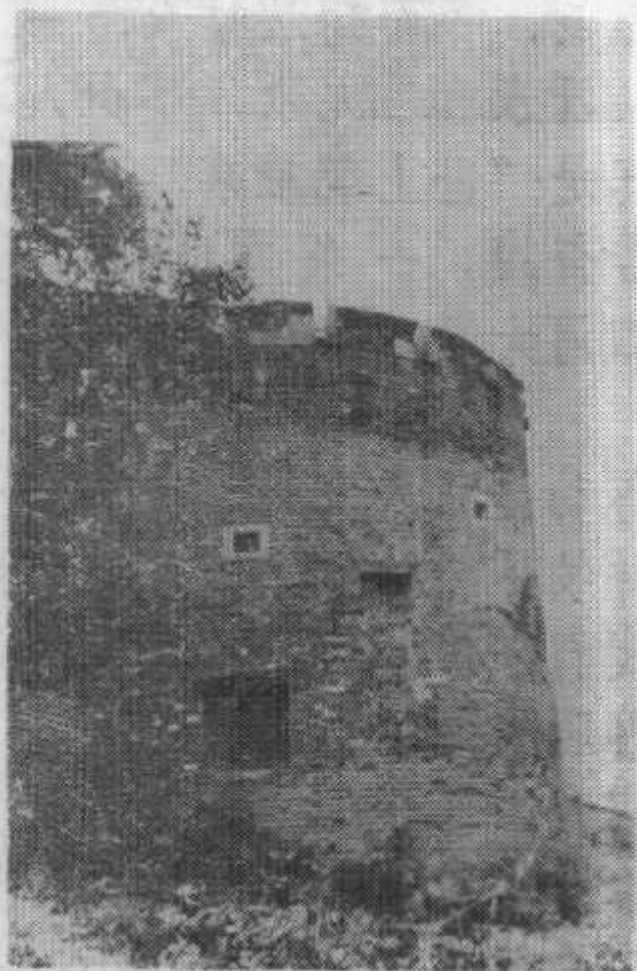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营领导根据首长的指示，在团政治处副主任王安居同志的帮助下，向全营指战员传达了会议精神，并作了政治动员。同志们听说我军要

攻打兗州，都喜形于色，摩拳擦掌，纷纷表决心，写请战书，申请当突击队员、爆破手……。总之，都要求给予最艰苦的战斗任务。各连、排、班还相互开展了挑应战活动，全营群情沸腾，斗志昂扬。同时，我们根据敌情、地形进行了严格紧张的射击、投弹、架桥、竖梯、爆破等一系列实战演习，并召开各种形式的军事民主会，研究了一些具体打法，以进一步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战术和技术水平，为战争的胜利打下牢固的基础。

六月中旬，我营抵达兗州城北。这时，兗州内外已被敌人进行了精心布防，戒备森严。砖砌的城墙高约10米，城外有一条宽约10米的护城河，河两岸设有密集的鹿寨、梅花桩、铁丝网等障碍。城郊琉璃厂、豆腐店至旧关一带，构筑有地堡、碉堡等防御工事。据了解：敌人在护城河两岸还设置了许多挂雷、拉雷、地雷；城头到城脚有三层绵密交叉火力网；火车站配有铁甲车，可以随时出动，以火力封锁我前沿阵地，并支援其城东、城北的各据点；城内外驻有敌十二军和保安部队共二万八千余人。

我们受领的战斗任务是攻打敌人的“东大营”。东大营俗称“东营园子”，位于城东北郊，

原飞机场南侧，东临泗河，西靠津浦铁路，北面是一大片开阔地。敌人把它看成护卫火车站和东城防线的重要屏障。敌军经过几年煞费苦心的经营，除将日伪遗留的工事进一步加固外，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军事设施：砖石垒砌的高大碉堡有四、五个，大碉堡周围还有数不清的小地堡，



残存敌东碉堡

张援朝摄影

碉堡之间由砖石厚墙相连，墙外挖有壕沟，沟两岸设有鹿寨、铁丝网、挂雷、拉雷、地雷等，沟底插了许多尖利的竹扦子……。因此，东大营是个易守难攻的敌巢。敌军在此放有一个团的兵力把守。他们凭恃着深沟高垒的阵地，凭恃着空中飞机、城内炮火和铁甲车的掩护，自认为牢

不可破，足以同我们抗衡。

七月初，激战开始。在兄弟营攻下琉璃厂、

豆腐店等据点后，我营便移师琉璃厂村东，在东大营以北二、三里处进入阵地，乘夜挖掘地道。当时正值暑天雨季，气候炎热，虫叮蚊咬。大家对此全然不顾，一心想的是早日挖到东大营，解决这个敌据点。可最使人头疼的是，一阵雷雨过后，坑道里就灌满了水，给继续作业带来很大困难。但同志们并没有被难倒，一面想法排水，一面泡在壕沟里继续挖掘，汗水和着泥水，不少人下身都泡得发白肿胀。真是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，经过几夜艰苦奋战，一条深1.5米、宽1米的战壕，就顺着泗河大堤迅速往南延伸，逐渐接近了东大营。

当我们的这一军事行动被敌人发觉后，他们又怕又恼，如坐针毡，并绞尽脑汁作“困兽”之斗。他们不分昼夜地向我们打枪开炮；派飞机多次赶来助威，夜间还投掷照明弹，有时杂以燃烧弹；城内的敌军也不断朝我们打炮；铁甲车也多次出动，对我们的坑道作业进行干扰。东大营的守敌还采取“以攻为守”的策略，多次派遣小股兵力向我营阵地进行出击，企图阻止我们前进。

七月十日中午，敌军约一个连的兵力悄悄离开了“乌龟壳”，对我营进行突然袭击。当我们

发觉时，情况已十分危急：他们已冲出碉堡群一百多米，其前锋已进入了我们的坑道，疯狗似地扑来。不多时，他们几乎就要接近我们的山炮阵地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副营长孙传勋立即带领二连迎上去，对敌进行反攻。三排长孙全欣急中生智，用篮子装上十几枚手榴弹，同十一班班长朱文一起，带领全班同志奋不顾身地冲上去，给来犯之敌以猛烈还击。鲁纵“前指”特为我营配备的山炮班全体同志，也迅速进入阵地，采取各种方式狠狠打击敌人。他们深知这两门重型武器来之不易，下决心“人在炮在阵地在，誓与山炮共存亡！”三连副指导员冯志贞见情况紧急，也带着一个排冲上火线，同二连的同志并肩战斗。他们将手榴弹成排地投向敌人，将枪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……整个前沿阵地，顿时打成一片火海。

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，终于以我胜敌败而结束。敌方伤亡惨重，侥幸活命的都连滚带爬逃回了巢穴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方也付出了沉重代价，副营长孙传勋、二连连长王贵武负伤，曾荣获“一等功臣”称号的李子兰牺牲，此外还有十多名战士伤亡。

东大营之敌受到这次惩罚后，再也没敢离开“乌龟壳”。经此一战，我们也更加提高警惕，加强戒备了。由于前沿阵地易于暴露目标，为了减少伤亡，更好地监视敌人，我们就采取白天不换岗的办法来对付敌人。二连七班班长李树叶，为坚守岗位，观察敌情，曾带领全班在前沿阵地齐腰深的水里，不怕炎热酷暑，荷枪实弹，百倍警惕地注视着敌军的动向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为此，他本人荣获二等功，全班荣获集体功。

七月十一日，那是我军向兗州守敌发起总攻的前一天。二连三排十二班班长、军区爆破模范郭凤鸣同志，在前沿阵地上徘徊，观察着地形和敌军的火力配系，心中考虑着爆破的最佳方案。突然，一阵枪响，敌人发现了他的行动，并向他开枪射击。起初，他的胳膊中弹了，随即又身中数弹，竟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。消息传来，大家都很悲痛。我至今仍记得，他是山东安丘县人，战斗中英勇机智，在爆破方面很有一套办法，曾多次立功受奖，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。真是“壮志未酬身先死！”他的牺牲使全营指战员对敌人更加仇恨，纷纷表示：血债要用血来还，坚决攻

克兗州城，为死难烈士报仇！

向敌人发起总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。七月十二日傍晚，我军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接着大炮轰鸣，机枪呼啸，地动山摇。当时，我鲁纵连同七纵、十三纵主力，从四面八方以摧枯拉朽之势、雷霆万钧之力向兗州守敌进行了猛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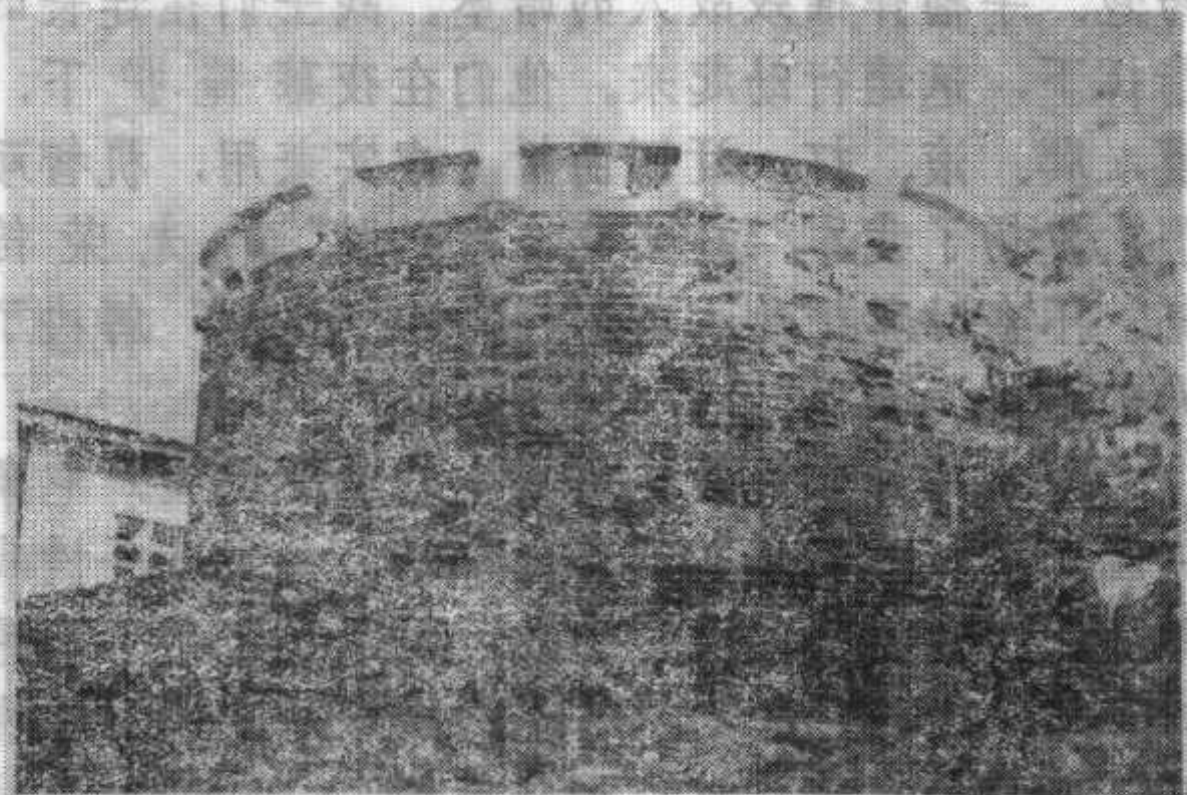
为配合主力部队攻城，我营也积极组织兵力对东大营发动了猛烈攻击。那时，我们以一连为突击连，二连为第二梯队，三连为预备队，突破口选定在东北角。

下午五点多钟，一连开始向前运动。为掩护部队突击，我营的山炮、六〇炮、机枪、步枪等全部武器一齐开火，那绵密炽盛的火力，似电闪雷鸣、暴风骤雨。瞬间，敌方那一个个高大的碉堡烟扬火闪、砖石横飞。各种火力点都成了哑巴。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实战经验的一连指战员，抓住有利时机一跃而起，象猛虎下山一样，迅猛地向东大营冲去。他们很快就冲到了敌碉堡群外的壕沟北岸。这时，一个出乎意料的难题出现了：壕沟宽、深各3米多；里面埋有许多地雷，栽竖着许多尖头竹杆；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的敌人，又以越来越密集的枪弹向突击队猛射。致使

一连一时无法通过，受阻于壕沟外。在这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胜利的分分秒秒里，这种情况真使人心急火燎！

一连是原鲁中军区的特务连，一向英勇顽强，能攻善战。连长仕学忠面对逆境，沉着冷静，一面组织部队向敌人还击，一面下令将事先准备好的木梯传递过去。勇士们以梯代桥，在我方炮火的有力掩护下，前仆后继，以“宁可前进一步死、绝不后退半步生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硬是越过了壕沟，突进了敌人的阵地。

接着，一连就乘胜向纵深发展。忽然，一个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：敌军一些低矮绵密的交叉火力，很快形成了一片火海，使我冲进去的同志大批伤亡。对此，仕连长悲愤交加。使他困惑不解的是：敌碉堡已被我们打得千疮百孔，预先侦察到的火力点早就被摧毁或者控制住了，这鬼火力究竟来自何处？对此，他心中焦急，感觉蹊跷。不多时，他便想出了侦察这一情况的办法。他命令突击队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，同时，他从隐蔽处一跃而起，站在高处对敌情仔细观察。敌人以为我们就要向他们发起冲锋了，便使出全身解数，拼命进行还击。当时，通讯员急忙上前拉



残存敌西碉堡

张援朝摄影

住仕连长的手说：“连长，这太危险了！”仕学忠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用力推开他的手说：“不要管我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！”情况终于弄明了：原来敌人的大碉堡周围，在鹿寨的掩蔽下，还隐藏着许多低矮的暗堡，此时正是它们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凶狠地向外喷吐着火舌。真是狡兔三窟，十二军为防守东大营真可谓费尽心机了。仕连长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果断措施，下令突击队化整为零，两三人一组，用炸

药包、手榴弹摧毁敌人的暗堡。战士们在连长的指挥下，迅速行动起来。他们在夜幕掩护下，摸、爬、滚、打，迂回曲折，虚实兼用，机智顽强，发扬了我军“攻必克，战必胜”的光荣传统，不多时就把敌人赖以存身的“鼠洞”解决了大部分。

敌人深知东大营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，它象一面“盾牌”似地护卫着火车站。如果此处被我军攻克，他们不仅腹背受敌，而且也断绝了逃跑的去路。因此，敌人竭尽全力拼命死守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鏖战，打得难分难解，一时进入了胶着状态。

夜十一点多钟，正当一连越战越勇，决心要彻底摧毁东大营之时，忽然一颗子弹飞来，打中了任连长的前额，他当即昏倒在地。随后，他被抬了下来，送到了后方医院。

与此同时，副连长张启礼同志也被炮弹的轰炸巨响震得失去了听觉。

鉴于这种情况，营指挥部立即下令二连投入战斗。激战仍持续进行着。

在这当儿，营部接到上级指示，大意是：我七纵、十三纵主力部队已在西面突破成功，进入

城内，现正对敌人进行穿插分割，展开巷战。你营在辅攻中已较好地完成了任务，要巩固现有阵地，牵制并防止敌人向北逃窜。

根据上级的指示，营指挥部立即命令一、二连变换打法，就地构筑工事。此时，敌人的兵力也向后进行了收缩。因此，双方形成了短暂的对峙局面。

十三日下午四时，敌人象丧家之犬溜出巢穴，随城内溃军仓皇向南逃窜。紧接着，我们占领了东大营，并配合主力进行了英勇的追击。

艰苦卓绝的东大营攻坚战，作为兗州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伴随着兗州城的彻底解放，至此已胜利结束。

七月十四日上午，我营奉命北进。路上我心潮起伏，悲喜交集：喜的是战果辉煌，古老的兗州得到了新生；悲的是，队伍里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——我营在攻打东大营的战斗中有二百余人流出了殷红的鲜血。他们有的受伤住进了医院，有的已壮烈捐躯，永远在兗州大地上长眠了！我清楚地记得，全营战斗力最强的第一连，当时还仅仅剩下十八个人。兗州的一片热土啊，永远与我营有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。

注①：李振生同志系山东安丘县人，1939年参加革命，抗日战争时期做过地下工作，曾任安丘县高崖区区长、区委书记等职；解放战争时期回部队工作，先后担任营教导员、师组织科科长、团政委、师政治部主任等职。1964年从部队转业后，历任浙江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、省基建局副局长、省测绘局副局长。现已离休，居住杭州。

注②：本文在搜集材料时，曾得到任学忠、张奎东、赵瑞海等同志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豆腐店攻克记

——兖州战役外围战片断之二

褚宝兴 口述

申登麟 整理



褚宝兴同志 1960年照

我们鲁纵四团继昌潍大捷后，于1948年夏又参加了著名的兖州战役。

当时，我们团的团长是王奎权，政委董涛，参谋长石玉龙。那时我担任该团二营营长，教导员王波因伤住院，副营长张胜鲁，副教导员翟作升。我营辖四、五、六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；四连连长张维三，指导员李锡奎，副连长贾便林；五连连长耿曰东，指导员王德增，副指导员刘连擢；六连连长隋光景，指导员宋怀

兰；机炮连连长张福龄。

在部队进驻兗州之前，鲁纵首长在泰安城东召集营级以上干部开过一次军事动员大会。会上首长指出，我军在兗州战役中将采取“围点打援”的战略战术，为配合外线兵团的开封、睢杞战役（豫东战役），力图将徐州之敌“调”出来增援兗州，以便我打援部队在滕县附近将其消灭，待兗州守敌彻底孤立后，再一举拿下该城。会上，首长决心很大，信心十足，还强调了解放兗州的重要意义，分析了我军胜利的条件。

回到营部，我把会议精神作了传达。全营上下立即沸腾起来，纷纷表决心、立誓言，连、排、班互相展开了挑应战，一致表示要在这次战役中力争担负最危险、最艰巨的任务，多杀敌、立大功，创造优异的战绩。

我们为了提高指战员的战术和技术水平，曾模拟兗州守敌的工事设防情况，进行了爆破、架桥、竖梯、冲锋等一系列实战演习。那时，我军在武器装备上已经不次于敌人。就我营来讲，每连都有机枪班，配有五、六挺轻机枪；机炮连所属的机枪排，配有三挺马克辛重机枪；炮兵排配有三门六〇炮，三门瓦子炮（掷弹筒）；每个战士

都有得心应手的枪支和足够的弹药。部队不但能打运动战，而且能打阵地战，具备了攻坚的经验和能力。因此，同志们摩拳擦掌，斗志昂扬，对战役充满必胜的信心。

六月中旬，我营抵达兖州城下，驻扎城北周家村，两三天后，又奉命移驻津浦铁路东侧。那时，兖州守敌已被我军团团包围起来。我们团的主要任务是扫清城东北的外围障碍，配合主力部队进行辅攻，消耗、牵制敌人兵力。团的具体分工是：一营打飞机场（亦称东大营），三营打琉璃厂，我二营攻打豆腐店。

豆腐店是个约有二百户人家的农村，坐落在城东北郊，离城约一华里，西临津浦铁路不过百米，南靠火车站、飞机场，东傍琉璃厂和泗河，北边是一片开阔地。由于它军事位置重要，敌军把它作为护卫飞机场、火车站的重要屏障，在村北百米处用砖石修筑了一个东西长二百米、南北宽百米的椭圆形大圩子。圩墙一米多厚，三米多高，壁身留有许多射击孔；墙顶上可以走人，并设有垛口。圩子四角修筑了高大坚固的碉堡，能构成交叉火力网以相互支援。圩墙外三米处，有一条深四米、宽三米的壕沟环绕，里面满是积